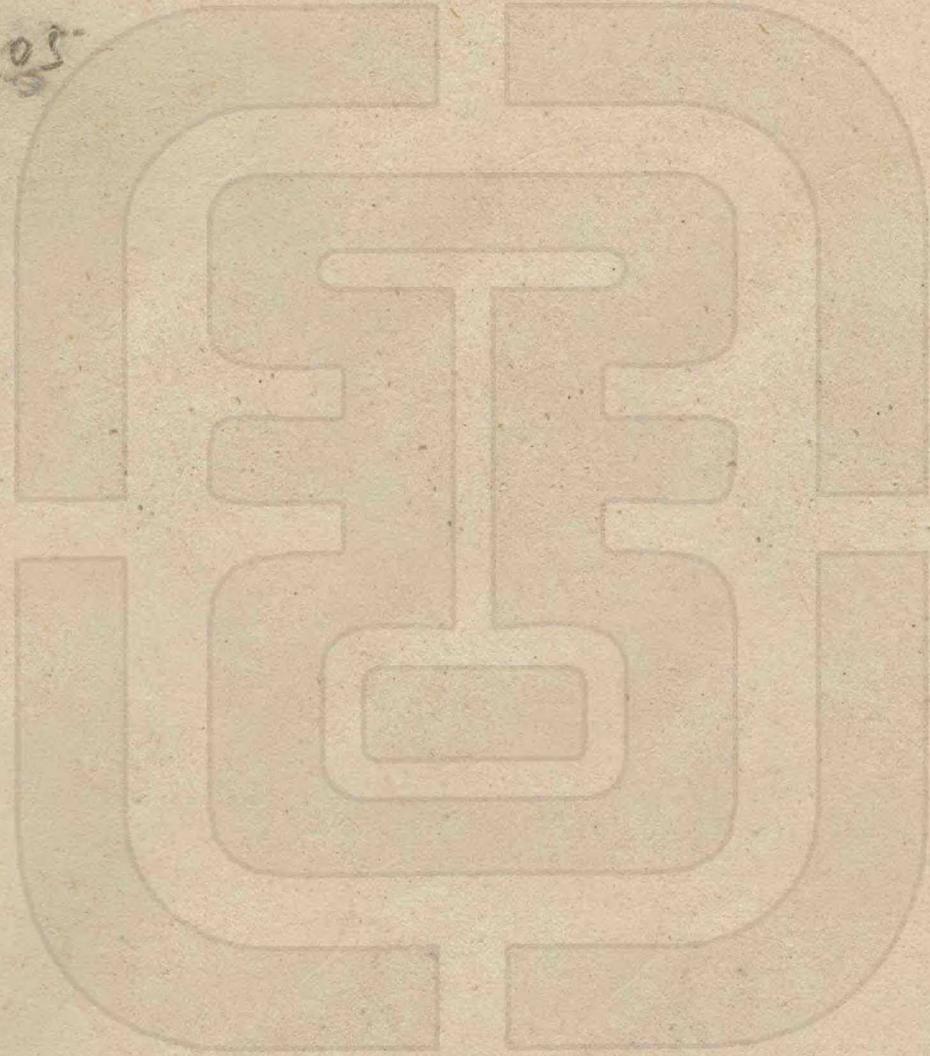


禄  
豐  
縣  
舊  
志

卷三

十  
350.305  
32  
1:3



祿豐縣志卷之三

知祿豐縣事關中劉自唐纂輯

藝文

御製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  
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  
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  
泯也粵稽往緒仰遡前徵堯舜禹湯文武達而  
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

祿豐縣舊志卷三

一

窮而在下秉剛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  
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  
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  
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  
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  
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  
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為之贊曰

清濁有氣 剛柔有質 聖人參之  
人極以立 行著習察 舍道莫由

孰窺其徑	牆高百仞	惟道為寶	非師夫子	以聖為歸	摛筆仰贊	景躅唐虞	庶幾夙夜	仁義中正	此心此理	羹牆可晤	百家紛紜	下示來型	既窮象繫	集其大成	五百餘歲	垂統萬古	維皇建極
道不遠人	夫子之堂	泰山巖巖	惟師於道	百世而下	心焉遐企	載歷庭除	勗哉令圖	秉彝之好	千聖所同	孔子之道	殊途異趣	道不終悔	亦嚴筆削	序書刪詩	至聖挺生	曰惟堯舜	維后綏猷
克念作聖	孰窺其藩	東海泱泱	統天御世	以聖為師	百世而上	式觀禮器	遡源洙泗	根本天性	孔子之德	惟中與庸	日月無踰	秩然大經	上紹往緒	定禮正樂	金聲玉振	禹湯文武	作君作師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戶部尚書  
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奉  
勅敬書

顏子贊

聖道早聞 天資獨粹 約禮博文  
不遷不貳 一善服膺 萬經來萃  
能化而齊 其樂一致 禮樂四代  
德兼法備 用行舍藏 王佐之器  
曾子贊

祿豐縣舊志卷三

三

洙泗之傳 魯以得之 一貫日唯  
聖學在茲 明德新民 止善為期  
格致誠正 均平以推 至德要道  
百行所企 纂承統緒 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 道之大原 靜養動察  
庸德庸言 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  
九經三重 大法是存 篤恭慎獨  
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 擴之無根

孟子贊

哲人既萎

楊墨昌熾

子輿闢之

日仁日義

性善獨闡

知言養氣

道稱堯舜

學屏功利

煌煌七篇

並垂六藝

孔學攸傳

禹功作配

康熙

十

年

月

日

大學士張玉書奉

勅書知縣宋之偉遵奉

兩院准

祿豐縣舊志卷三

部咨勒石於

大成殿前

欽頒曉示生員卧碑順治九年

朝廷設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其廩饍

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以禮相

待全要造成賢才以供

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

鹵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  
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  
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

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  
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  
必取禍患行害人之心往往自殺其身當宜  
思者

一生員不宜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  
若果道備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  
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預他  
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生員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  
如有不從容再問母妄行辯難為師者亦當  
盡心教訓毋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

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  
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刊刻違者聽提  
調官治罪

御製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  
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  
復慎簡學士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  
蔚起庶幾樸棧作人之意乃此來士習未端

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  
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  
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  
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  
叙爾諸生幼聞廷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  
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  
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  
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  
勿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矜佻

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無益若夫  
宅心弗淑行已多衍或蜚語流言狹制官長  
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  
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  
如容鄉黨弗齒縱倖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  
於己果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  
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  
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通罔  
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

綱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  
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以作姦  
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  
秉公持正為國家獻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  
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  
言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  
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  
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祖父亦  
增光寵矣逢時得志豈俟他求哉若仍視為

具文玩愒勿傲毀方躍治暴棄自甘則是爾  
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  
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為爾等寬矣自茲以  
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  
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  
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  
之不先也爾諸生尚敬之哉

建星宿橋記

萬曆甲寅按察司

袁茂英

祿豐古名甸白村地邑舊無城逆舉之難中禍

祿豐縣舊志卷三

八

最烈維時

督撫周公

直指

鄧毛

公相繼經營

澄安民既輯和因下令成城北西門俯臨星宿  
河民病涉復下令成梁秋九月告竣行者慶塗  
居者慶閭信非常之願力萬世之所亨利也邑  
大夫請記成績余樂得而書之其詞曰維星宿  
河水自注仰吞四流俯灌六趾是稱要津實扼  
塹險伏秋潦溢牛馬不辨祭璧嚙驂望洋興嘆  
至於襟抱虧疏風氣蕩洩邑居勿甯民鮮固志  
綿歷年所孰究孰圖

皇帝御宇之三十五載此邦之人遭逢陽九堯聖  
嗷嘯百里焱駭井里具燼河水盡赤爰拯其墜  
爰治其疵衽而席之伊誰之賜流愷盪螫唯  
中丞之鉞凜霜濡露唯直指之斧滌彼疵癘釀  
成太和室家胥慶人力有餘爰命設險為邦之  
備爰作川梁鎖帶八區河水湯湯矻石渠渠自  
西徂東望城如歸自東徂西荷插而馳昔為流  
沙今成膏腴昔為畏津今成坦衢開天之造因  
地之利順人之情聚氣之宜及臻厥成而閭閻

晏如也數善具備萬世賴之天地無極此橋虹  
蜺金城永固此水湯池三公之功與星宿昭回  
爰伐山石刻之日月彰示來者俾知所自

題名碑記崇禎

縣令王重綱

凡郡縣皆立碑記題名滇祿豐天末萬里以功  
名為志者仕於其地奉職涖治抒

聖天子南顧之憂庶幾無忝於祿位夫得祿得位  
必於祿位巡忝乃可以得名而題則用傳不朽  
有不思揚芳名而自貽穢迹者非情也名而無

題則縱有召社令名世何傳焉粵稽祿豐乃古  
甸白禹貢梁州域唐虞三代漢唐時悉通中華  
宋偶隔絕五代高義勝理厥地元忽必烈取南  
詔因稱祿豐設一知一典為縣制明興一統仍  
其舊縣當通衢賦寡費繁漢彝雜處向背叵測  
來令斯邑而獲遷轉者不數見即如鄧石盧李  
蔡艾諸尹克懋政績又若蘇君死節向君築城  
邑人靡不德之竟弗能擢且乏紀名以垂久也  
然名在即身弗擢庸何傷倘令賢而名没不幾

同草木腐耶綱西川下土奉命泣茲凜切祿位  
之尸素為身名辱冒昧三年而考成叨薦剡者  
丑恩綸封典且濫被之陞補粵平樂郡丞有忖  
浮名之恥邑人士夫復相率詣上扳留亦風俗  
人情之厚優容以居其位亨其祿成其名耳奚  
足道哉幸免貽穢名足矣從此宦位高賢氣連  
既轉必將望重南天名齊北斗應徵召選清華  
銘竹帛而彬彬蔚起者寧有既乎因備考國初  
來諸令尹之賢題之無遺嗚呼名之弗遺仁暴

清污人人得而毀譽之可不懼耶可徒竊祿擁  
位狃目前而弗思揚名於後為榮於碑陰也耶

建修縣署碑記

康熙甲辰

郭重光

縣治其來舊矣明初建於城內山麓逼鄰古城  
隍祠被鳳逆火焉繼建於城內巔不無失之太  
高求其宅中圖治未之宜也嗣後涖茲土者雖  
不乏賢尹大抵一行作吏視官如傳舍而以當  
廢當興委之俊人多矣余自壬寅冬驅車就任  
後惟以罔克盡厥職是懼而當此公署傾圮上

司停驂非寓諸觀刹即館之民居殊褻 憲體  
難乎其為上欲另為創建念此祿邑貧民當兵  
燹頻仍後地衝役繁城市鄉村僅寥寥耳哀鴻  
甫集凋瘵興嗟且興工動衆益不聊生又築乎  
其為下當此兩難之時敢日事非余事哉用是  
日夜憂思焦勞靡定查得祿紳劉舊宅一所居  
城之中昔為偽營房今為養馬厩折毀過半今  
悉空間意欲一舉兩善移居此宅為縣治既無  
失高之慮即以舊縣治為行臺又無另創之煩

但謀之余一人未敢信諸衆也詎亦質之軍民皆善質之耆老皆曰善質之紳士亦皆曰善遂爾詳請

督撫兩部院暨司道府成俞允之遂自捐俸以償其價仍給官房三間與劉氏以安其居凡一應工匠夫役悉余借貸現給毫不動之民間經之營之不日之間而縣治大堂後堂大門併六房書舍土地神祠次第告成併行臺亦井井可觀安上全下公私兩便雖不敢謂完矣美矣而

規模大備所謂宅中圖治終馬允臧者其在斯歟自今以始鳴琴者於斯製錦者於斯躋公堂而紹眉壽者亦於斯而政未有艾也余不敏視事將近兩期敢云堪垂永久而以自居其功哉但居一日之官即盡一日之事斷不敢視官如傳舍而以當廢當興委之他人云爾所有捐價營建脩數並鐫於石

一 經費

本縣自捐房價併另買民間空房磚瓦木植

工匠通共捐過銀五百三十五兩五錢二分

路溪屯分水碑記

康熙庚午

丁宗閔

縣正堂丁 為羣虎絕命祈天急救倒懸事案

據署

縣令夏申詳本縣中屯路溪軍民舖堡莊民李  
槐潘濶等連名互爭水利一案遵奉 本府羅  
批行轉奉  
糧道孔 布政司于 批查兩屯水利務令上  
下均沾本縣躬親踏勘大小龍泉乃天地自然

之利議以路溪弓兵等村田近龍泉而地勢頗  
高斷令十日之內輪放七晝夜中屯蔣家山等  
五村田遠龍泉而地勢稍卑斷令十日之內輪  
放三日晝夜其詳蒙批如詳勒石遵守在案何  
路溪民潘洛等復以奔天斧斷等詞誑聳  
總督范 巡撫王批行本府會同中軍龔審得  
潘洛等欲行獨佔龍泉涓滴不與中屯殘忍刻  
薄極矣具詳  
兩院蒙 總督范批三七定議已公應永為遵

守仰即飭令勒石以絕曲防以敦鄰睦又蒙巡撫王批如詳行繳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轉奉本府信牌行縣勒石等因奉此本縣遵即勒石遵守自後每年元旦黎明為始路溪弓兵等村連放七晝夜至初八日黎明為始中屯蔣家山等五村連放三晝夜照此輪流週而復始倘遇小建連放三日七日之額不拘初一初八之期庶歲上下均平普被泉源美利兩屯田畝無此豐彼嗇之虞兩屯人民亦無曲防

盜決之鬪爭端永息鄰里常和豈不相親相愛共樂堯舜蕩平之世哉用鑄諸石各宜恪遵永守毋得故違取究

嚴禁賃房不令婚喪示 康熙辛未

巡撫王為嚴禁賃房不令婚喪特立勸懲之法大破邊方惡習事照得民間築室以居多在溫飽之家而赤漢窮丁每每賃房棲止喜慶於斯離喪亦於斯彼得其租此獲其安貧富兩有便益凡各省人民無處不然誠天下

之通例也不圖滇省有房之家惡習相沿將  
房賃人遇有婚喪以為不祥逼移門外不令  
入門弔賀甚至婦人臨產於空園荒野之區  
結茅棲息彌月方始回家以至污穢不潔之  
身露宿日星照臨之下干天和而觸神怒不  
祥莫甚於此且貧富何常之有今之賃房與  
人者不數年間未必不轉而賃人之房設身  
處地其能堪此乎如謂拘於陰陽之說初不  
聞有此等陰陽易日積善必有餘慶不善必

有餘殃古訓昭然萬世不易誠有賢紳衿首  
先表率力挽頽風俾遠近觀感聽從賃房窮  
民婚喪得盡其禮臨產不致暴露去不祥以  
為祥真陰陽之大可憑者慎毋再惑邪說自  
處愚蒙而罹不祥本都院燭理最真用心最  
恕固欲使賃房者得所亦欲使有房者獲益  
並非偏愛窮民遵則有獎違則有儆特立勸  
懲務破惡習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滇屬  
各府州縣官紳衿耆鄉保軍民人等知悉嗣

後凡將本家房屋出賃他人聽從凶喪喜慶  
臨產等項母得仍惑邪說逼勒搬移致使窮  
民苦累自罹天譴如出示之後有能懷遵者  
首先創率該地方官查明如係紳衿給匾民  
人賞以花紅用勸良善仍即具文申報如抗  
玩不遵查有實據者該地方官係紳衿報請  
參革民人責四十板枷號一月以懲為富不  
仁倘地方官奉行不力視若故紙辜本都院  
維風善俗至意查出定以溺職題參均宜省

悟母蹈故轍慎之特示

重修星宿橋碑記

康熙辛未年潘司

于三賢

余奉

天子命屏翰滇南綏馭荒服凡關政治之要靡不  
殫心區畫仰佐澄清之至意其間有因革損  
益舉廢興墜數百年而不易者尤鰓鰓馬日  
厘諸懷雲南府屬之祿豐縣郭外有橋日星  
宿水之發源最遠一自罹次流入一自武定  
灌注二水滙合而奔騰澎湃勢不可遏橋梁

跨於驚濤湍激之中歲月既久其不至於傾  
圮者幾希庚午季夏霖雨連綿洪水陡發橋  
被冲坍隨擄丁令報聞余思是橋為迤西孔  
道羽書絡繹行旅往來莫不經此令一旦隔  
岸相呼褰裳莫濟豈為政者所可沙漠視哉但  
慮功大而費不給蒙 制憲范 撫憲王  
提督諾 各捐俸修葺余會同 臬司許  
糧道張 永昌道畢 提學道吳 楚雄鎮  
何 永順鎮偏 鶴麗鎮林 洱海參將郎

共捐以勸其事以及迤西郡守邑令莫不踴  
躍捐助因檄發丁令鳩匠採石刻期興工橋  
濶四丈長二十九丈工始於庚午之冬告竣  
辛未之夏不勞民力不廢公帑而橋以成從  
此往來無病涉之患矣遵奉 憲行命余記  
其事以誌無緩夫事之利於一二人其利未  
溥安足登諸貞民事之利於千萬人而又昭  
垂永久者是可記也余因記其事而系之銘  
曰橋名星宿上合穹窿雲漢為章煥乎彩虹

凌虛架業聳峙飛空周道如砥襟帶西東車  
書岡阻永奠蛟宮王政所重輿梁克崇康莊  
西達萬世之功

嚴禁告找告贖示

康熙壬申

巡撫王 為嚴禁找價陋習并論立時稅契  
過割以安民業事照得田地房屋乃民間恒  
產典賣各有不同典則原價取贖賣則永遠  
為業均應稅契過割查律開典賣田宅不稅  
契者答五十仍追契內田宅價錢一半入官

不過割者一畝至五畝答四十每五畝加一  
等不過割之田入官等語立法綦嚴一勞永  
逸而必欲明知故犯耶今滇省查買主置產  
之後竟不稅契過割乃經年累月任意廷隱  
且時有不同價豈劃一有等奸頑買主於貴  
時置產待家貧轉鬻而價已較賤不照時價  
出賣惟向原主逼勒原價取贖爭訟不休更  
有無賴賣主所賣田宅業照時價收受或借  
婚喪無措或托負欠債莫償一而再再而三

疊找無贖甚至時移物換產經數手尚指錢糧不納控官勒賠在地方官惟以錢糧為關考成節外生枝勢壓枉斷買主欲訴無門亦以錢糧重大只得隱忍受屈變鬻完官積習成風大為民害除已往免究并通行勒石永禁外合行出示禁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民間田地房屋除典者各聽原價取贖外其賣買已定之產買主立時過割入甲持契上稅請頒契尾永遠為業不

得遲延逾月及貴時所買至賤時勒令原主取贖在賣主尤不許額外找價並過割明白之產誣指錢糧不完架詞瀆控如敢故違許被害之人據實稟報定將不稅契過割者按律重懲嚴追產價入官將逼勒原主貴價取贖並找價誣控者重責四十板枷號一月倘銀入己照詐贓從重治罪積習務在永除如地方官濫准告找詞狀定行一併參究決不輕貸各宜凜遵毋自貽戚特示

重修學署碑記 康熙乙亥 訓導萬崇義  
儒學萬 為懇恩崇師儒以培學校事康熙  
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承准 本縣牒奉  
本府信牌轉奉 布政司憲牌奉 督撫 兩院  
批據 本司呈詳據雲南府詳稱學署久壞  
艱修請以空間舊縣署改為學署緣由該本  
司察看得學官衙舍原為師生啟迪之所難  
容倒壞傾頽茲據雲南府詳祿邑學署年久  
倒壞學官修葺無資查舊縣署一所空間日

久請改為學署緣由前來本司覆查學署既  
經倒壞工程浩繁難以一時興修茲據詳以  
空間之舊縣署改為學官之衙署誠為妥便  
該學官自行修葺不許借名派累致干揭參  
可也應否俯允伏候 憲裁 批示轉行遵  
照施行等因詳奉 署總督王 批如詳行  
毋許派累干咎仍候 撫都院批示繳奉此  
又奉 巡撫王批如詳行不得派累干咎仍  
候 督部院批示繳等因批司行府仰縣牒

學遵照批行事理即將舊縣署改為學署自行捐貲修葺永久居住母得借名派累之等因承此除遵奉捐貲修理居住外所有奉行改署緣由相應勒石以垂永久須至立石者重修文廟建堂祠碑記康熙己卯萬崇義聖人之道與天地參聖人之祠亦與天地等是以上自天子下而王公侯伯卿尹大夫令宰莫不遵崇凡見諸政教典禮有一不合聖人之道則為

不經故聖人之道日流行於霄讓間如日月經天江河振地被其照臨沐其教澤千古一轍今我

皇上重其道因重其祀首自京畿外而十五省府州縣衛立學宮以奉祀

先師道在則然也祿豐縣明初無廟學附安寧州庠迨隆慶年間邑飲賓王昱子遠叩謁代巡白公願捐貲創文明書院以祀夫子公嘉其義具流題請學始建第邑無志創始之詳

弗能深考謹按通志廟學在縣治東嘉靖二十一年建後屢遷不一地

本朝康熙十二年縣尹郭廸階復遷西山舊址云今之復經營而創葺者即郭公所遷地也先是郭公自北廠遷神主時移正殿大成門構啟聖宮僉樂舞生創東西兩廡工方興郭公以擢太守遽去齋廩周定鼎劉惲等移文昌官祠於殿側越數年有

旨勅修學訓導董天工通學生員王繩武等補葺

圯壤頗著勤勞功未成而止明倫堂及應附各祠均未暇及也二十餘年之間風雨飄搖芻牧躁踐荆榛滿目頽乎若敗剝然義補鐸斯邑拜於糞土中不禁慨然太息有復興之志而力未逮會曲靖郡丞蔡公來攝縣去之日留銀二十金繼而永寧司馬徐奉攝祿邑義清夜思維廟之已壞者日就傾頽未建者終成闕畧修學雖有司事然既忝學職敢以無米之炊自諉耶亟請於徐公公欣然樂其

請且為之首倡捐貲不次自是鳩工庀材拓地展土於乙亥冬臘興作先築圍牆一週以正規勢以嚴啟閉然後繕修正殿兩廡大成門啟聖宮造神座供桌腐者易之缺者增之丹堊內外彩繪棖題漸形輪奐一時邑之士觀者如堵復於廟右又新建明倫三楹大門三楹移文昌宮於廟左別為一祠前建魁星閣一座東屋下建厨室二楹西廡下建齊宿房二楹門北建名宦祠三楹門南建鄉賢

祠三楹卑補石坊一架凡祭器樂器以及桌几錡釜等從此具備惟是丹墀無磚徑道無石前甬壁以肅觀瞻祠無門窗以避風雨財力竭矣旁皇罔措幸本縣太尹王公新履任竭廟之餘見功未就即解囊金三十金俾終厥事遂復採石啟窑數月乃獲告竣經始於乙亥季冬落成於戊寅仲春歷二年所是役也首事則蔡公之晉銀功始一簣也繼則學憲張公之捐助徐公之劬勩不懈見善如不

及勉強而行之者也終則王公之多金贊成  
勇於為義以成人之美也一舉而三善備焉  
皆有合於聖人之道抑亦夫子在天之靈乎至  
於夫役則贊政楊公浩之功居多督工則子  
衿金鼎重等餘人悉裹糧視事司出入計費  
則弟子員毛翮束瀚羅維城三人不輕用一  
錢不糜廢一物羣英盡瘁以故事半功倍馬  
自今以始祿庠子衿輩入廟駿奔樂奏六成  
歌三獻俎豆燦列粢醴維馨煌煌典則郁郁

可觀完矣美矣此聖人之言也余亦學聖人  
之道體聖人居室之心庶幾不大謬歟乃若  
山秀垂蓮河滌環帶地靈人傑之說此堪輿  
家言姑不具論惟冀後之鐸斯邑者恒加修  
飾勿致大敞以垂永久其廟中未竟之緒踵  
事增華端以俟夫後之君子所有捐助姓氏  
工費數月載諸碑陰是為記

詭寄濫免碑記

康熙庚辰

縣令

王毓奇

縣正堂王

為詭寄濫免困累窮民清釐戶

役以均勞逸事奉總督石王批據本縣詳據  
闔縣軍民周輔韓文廣馬之吉等訴前事詞  
稱竊惟祿豐一蝸小邑地瘠民貧苦遭兵燹  
力竭髓枯幸蒙

皇恩軫恤民艱加意撫綏其秋稅條糧遵照全書  
完納所最苦者唯徭役公件一項有康熙二  
十二年來照糧應差猶難措辦近來漸次縮  
額窮民受加倍之累紳衿享無役之田屢奉  
上憲示禁不許紳衿衙役濫免差徭貽累窮

民詎知鄉約排年諸人竟自作弊徇情民受  
啞苦昨蒙署任徐太老爺稔知民困着令鄉  
約開造影射濫免之戶冊不果適遇回任冊  
本徒存墨跡未乾仍然隱抗今幸福星臨縣  
真雲開見日伏乞催造各村糧冊追查影射  
濫免之弊以甦窮民貽累之苦恩同再造矣  
等情各連名具訴到縣據此本縣查看得糧  
從田辦役從糧生

朝廷原屬大公至正之事初無偏累乎小民也目

紳衿有優免本身丁差之例亦

國家待士隆恩令與齊民微有分別耳故未嘗免及地畝也其如豪家世族從而因緣為奸詭計冒免以致衙役奸僧乞恩濫免廷及諸邑人等借名躲閃於是田連阡陌者坐享漏役之膏田不敷畝者有重難貽累之費日復一日而貧民殆不堪命矣若祿邑者昔名甸白村是以村而為縣者也葢爾一區民人凋瘠且復路當孔道途衝九府往來如織供億

浩繁差徭之費倍於他邑窮黎困苦真莫有如祿豐者本縣赴任以來見其應差應役率皆鳩形鵠面之人衣不蔽體環訴盈庭泣涕如雨咸稱詭寄濫免攤害窮民查其邑戶戶不滿千稽其邑田田僅四百餘頃良田美地半入紳衿衙役之家差徭不出安坐自肥視貧民之挖肉醫瘡任縣令之顧此失彼何其違功令而悖憲章若此其甚也夫紳衿朝夕誦讀不知律例為何書衙役日在公門應亦

稍知法例何悖法無忌亦與紳士從同誠不可解也查順治十四年四月內臺臣馬 題為釐剔優免夙弊以甦民困一疏內稱紳衿優免或一人而免數十丁以一户而免千百户甚至包攬姻親受人投靠概入己户竟不循例當差貽害小民以後地丁等項盡皆除去所有地畝無論多寡悉照民間則例均平分派里甲當差勞共而逸亦共等因 部議此項優免地糧人丁係俸薪之外自一品官

以下至雜職生員吏丞止免本身丁徭將丁糧悉應停免等因具題通行在案又查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內户部覆山東巡撫佛 疏稱第一累民之事莫如賦役不均紳衿貢監户下地畝并子弟族户免其雜差一應差徭獨累小民承當而富豪之家田連阡陌不應差徭遂有奸猾百姓欲圖避役將地畝詭寄紳衿貢監户下隱避躲閃而衙役兵丁效尤免差者有之甚至彼州縣之紳衿諸色人等

立籍本縣濫免以一人而幾處立戶更有紳  
衿諸色人等包攬詭寄私收代納盡入私囊  
官民皆累一邑之地半在紳衿諸色人等戶  
下止餘一半民戶以一半之民當全邑之差  
以致小民日就窮困請照欺隱地畝自守免  
罪之例各具並無詭寄甘結以後紳衿諸色  
人等地畝與民一例當差庶積弊清而小民  
得免偏枯之累等因具題部覆奉  
旨依議通行在案遵此而行則是紳衿舉貢止免

本身丁徭而外自應與民一例當差也明矣  
煌煌

功今孰敢不遵何乃祿邑彈丸之地敢於顯肆  
違悖以地畝計之十分之六七多入於紳衿  
諸色人等之戶止餘三四分之貧民以當一  
邑之差徭偏枯不均窮民貽累莫甚於此母  
怪乎周輔韓文廣馬之吉等之紛紛具控涕  
零哀戚日竄公庭而不已也夫以  
朝廷之大德深仁時廛民隱而各憲之承流

宣化念切民依均由減富剔弊懲奸惟恐一夫失所本縣敢不以憲心為心乎若見貧民而不知恤民困而不知甦有弊不釐因循怠忽必致窮黎逃徙

國課有虧不幾有負職守而虛憲懷乎本縣所以懍遵

功令仰體憲哀不恤人言不避嫌怨着令四鄉鄉總排年挨戶逐名開列地畝數目造具清冊與民一例當差又遵例出示屢加勸道近

亦稍知

國法難違具結到案但積習相沿一時興釐人心未盡誠服非藉憲臺霜威恐日後不肖之人借名更張未必不遵行而無弊也伏乞憲臺鈞批嚴飭垂之久遠而蒼赤窮黎盡戴生成於世世矣緣係清查詭寄濫免事理本縣未敢擅便便應候憲裁等因通詳奉督部院批仰雲布政司覆核議報繳奉此又奉撫都院批示繳等因批司行府仰縣備詳到府

本府查得詭糧差違例濫免久奉各憲嚴查令紳衿吏役與齊民一例當差檄示告誡不啻再四而各屬懍遵每於年終具結申報在案何祿豐一邑既屬彈丸又當孔道猶然濫免貽累窮黎總之正署幾更頭人得以滋弊今該縣蒞任方新能清積錮均徭甦累誠為可嘉應如所議飭禁令該縣勸諭紳衿諸色人等將一應糧差照例均當如有怙終不悛仍前抗違影射者一經發覺按例究擬詳

報可也相應詳候憲裁等因詳司轉詳督撫兩院奉督部院批如詳行令遵照倘有豪強奸猾之輩抗違阻撓即令地方官據實指名詳報以憑察究仍候撫都院批示繳奉此又奉撫都院批如詳轉飭遵照仍候督部院批示繳等因批司行府仰縣遵照備奉憲行事理即便飭知紳衿諸色人等一應糧差照例均當刊立未榜曉諭永遵倘有豪強奸猾之輩抗違阻撓者立即詳報本府以

憑轉詳究處母得有違奉此先奉 糧儲道  
張 署布政司糧儲道張 按察使司崔  
驛鹽道于 本府正堂張 各批行到縣奉  
此合行刊榜永禁為此示仰縣轄紳士軍民  
諸色人等知悉嗣後一應差徭照糧均當勿  
得抗撓倘敢怙終不悛蹈轍故違立即指詳  
重究決不稍寬各宜永遵勿忽

石雲菴記

康熙癸未

王毓奇

余不敢日山水癖亦不能有山水緣然每逢

翠巘連連雲流泉注壑神輒往焉祿豐為滇  
西衝邑學宮城郭半榛半蕪驛館郵亭或廢  
或缺計自丙子出宰時草創經營飭諸未備  
其時即欲求山水之緣遂山水之癖而山水  
反俗吏笑余也越歲如省見夫石雲茶菴之  
後林木蔚蔚怪石嶙峋空翠欲滴進菴人問  
之羣曰是山也舊名聚風臺久埋林莽中有  
二匡蛇出沒余意惘然遂不再問馬迨癸未  
正月余以民訟詣鄉暫憩菴門而菴後之景

猛切於懷遂從僧舍後披榛循微徑以進竹  
嶼聞水聲潺瀉再行而水濶橋摧不可渡矣  
因給錢囑僧橋之歸而橋成尋幽披勝心目  
軒軒枕石門帶宿水老樹寒潭蒼藤削壁之  
狀殆亦天然畫軸也爰解囊金相其折磴危  
岡而布置焉斜欄上之浮水一楹榜曰虛舟  
以虛應世也紆回數十武為池如半月形遇  
圓成壁也磴石之亭曰卧雲志高潔也石之  
中峰舊為大士閣新俸以像鑄曰清淨身紀

靈異也下結不夏亭鑿一池引流為洗輦所  
復折其水下灌於河沼流觴嘯月而歌風柳  
子謂潑地皆機矣然總臨之以禊飲軒謂此  
山幽韻更宜於春當政暇時與士民遊覽采  
芳蠲潔酒冽香泉共享太平樂事於是不三  
月而落成斯時也山水遂許余以有緣而余  
亦竟成山水癖也然余亦有感焉蘭亭粹澤  
瞬息丘墟事之興廢又何常哉惟天地為不  
朽而惟人於中能成其不朽我知石雲菴之

石固無恙雲亦無恙至風軒雨樹久不可支  
後之賢侯與鄉人士登斯勝景而更為葺之  
增之使山水終有靈馬當非徒醉石眠雲癖  
於山水為也是為序

桂香閣碑記

康熙庚辰

縣令王毓奇

余承乏茲土歷四載於茲矣夙夜黽皇求所  
以安民生而厚風俗者餘不暇及也惟從簿  
書之暇緬想學道愛人之訓輒悠然有感於  
懷且祿邑雖小子弟田疇依然在也愿而農

者肆力於畎畝秀而士者服習於膠庠士習  
民瘼均治道攸係竊不自揣欲與邑之士君  
子共相淬勵以興隆學校振起人才幸有司  
鐸萬君久留旬白芹藻宮牆皆其殫心葺治  
而不致興嗟城闕矣顧縣治北隅舊有閣名  
桂香者蹲踞城桓所以崇奉

文帝為通邑巨瞻其創始之年已無碑記可考  
但見敗瓦頽垣榱奔棟折金容黼座日炙風  
吹觸目淒然不無盛衰興廢之感竊思文昌

一星為天之六府掌人祿籍司士子科名予  
奪之柄惟神實主之凡屬羣生皆傾心向化  
惟恐或後豈祿邑多士獨能任其傾圮而置  
之歟爰捐清俸以為首倡萬君從而鼓舞之  
邑之明經王繩武及博士弟子何遜皆隨分  
樂輸踴躍從事置簿而募之遂乃鳩工庀材  
計工給價分襄斯役其遴撥夫役則贊政楊  
君為之自夏徂秋體勢大備金碧丹雘之事  
次第舉焉雖仍舊址而其功幾於創矣左隙

地建厨室三楹增所未備焉夫修舉廢墜有  
司之責也邑有前人蹟而能為修刷改觀亦  
道路之光也矧斯閣也靈爽式憑實為文章  
司命士子能閉戶潛修誦讀弗暇更整躬飭  
行而以其精意上孚未有不為

帝君所降鑒者方今

聖天子崇文右道石渠虎觀名儒輩出禮樂文明  
之盛亘古未有且加意詞臣錫於殷蕃燕賞  
優渥歲卑衡文之任命所在臣工體恤則文

治之隆當必有日引而月長者祿邑士子苟能體

朝廷作人至意爭自擢磨將為翰苑名流為熙朝柱石以潤色鴻業而垂裕萬年未必不由此閣之巍然煥然而神靈啟佑也則此舉也亦欲與諸士子相與諸士子相與有成其所望正非淺鮮茲有捐助姓氏載諸碑陰是為記

重修東嶽正殿碑記

黃樞

嘗考虞書所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嶽位為至尊矣迨乎漢室升中對禪嵩呼者三則嶽神又為至靈至尊則體統不可以不肅至靈則規模不可以不弘自都城以迄郡縣設立廟像侑妥明神匪云邀福敦厥典也故欲禦大災則祀之欲捍大患則祀之欲祝年保境义安民物則祀之豈偶然耶祿邑之東去城數武舊有東嶽行宮創自先明殿堂廊廡前人之功實勞心力但歷

年既久風雨漂搖鼠雀穿啄時有棟折榱頽  
之懼脫欲踵事增華工程浩劇豈一木一石  
所能支哉余承乏茲土朔望暇憇息於此仰  
見黜聖心竊憂之每欲修葺然三載來鞅掌  
簿書具樂善之哀半為風塵湮沒今春閣邑  
紳士周定鼎何如文等不憚拮据廟貌重新  
興工於戊子九月十四日豎柱十月廿四日  
告成於庚寅四月廿六因請於余余日幽之  
與明其義雖殊而事人事神其心則一誠敬

所感古廟增輝此役甚盛舉思四時之令盛  
德在木東嶽之權職在大生諸君事神如此  
將外而交友則為信內而事親則為孝出而  
事君則為忠皆一以貫之矣諸君倡之閭縣  
和之余焉敢惜一腋以悞全裘爰捐薄俸共  
勦厥成若夫時和年豐妖厲不生海宴河清  
盜賊肆靖此神明之所默助也俗吏何功之  
有是為序

迴瀾寺塔碑記

康熙己丑

武光緒

大凡事之無裨於國計民生者智士不為即  
修寺建塔昔人非以區區佞佛而已邑北去  
城三十里有迴瀾寺不知始自何時遺古磚  
數十片上鐫記畧云僧姓禪建古刹虫蝗寶  
塔一座蓋嘉靖乙酉歲也原創建之旨或云  
為禳虫蝗而啟又或云是塔圯河水溢並為  
制水患而設萬曆丁巳為兵燹所廢邑女馬  
氏獨捐貲興復己丑復壞邑民楊茂才與眾  
共修之至康熙庚寅復傾圯焉是歲洪水為

災南中烽起屢歲無秋民無餘貲由是風兩  
漂搖煙寒僧散既不覩多寶之塔更難迴既  
倒之瀾然寺塔屢圯虫蝗水患屢作寺塔屢  
修虫蝗水患屢息占往察來歷有徵驗今  
聖天子仁風四訖屢詔蠲租歲既豐和民有起色  
邑之歲進士周定鼎太學生唐瑜同詣 邑  
侯黃公白寺塔興廢所由請重修之始於丁  
丑新建大殿三楹己丑再創兩翼十間而規  
模粗備寶塔則唐瑜自捐三十餘金修砌磚

塔高三丈有六告成於康熙四十八年之四月也蓋寺遷建平岡一以近泉可池可圃一以近田宜烟宜月塔則仍其舊址以其嶙峋之勢遠邇具瞻狂瀾湍波借以遙制今者晨鍾暮鼓於以祝國無疆而祈樂歲者有其寺矣朝霞晚烟於以奠金湯而歌砥柱者有其塔矣虫蝗殄水患息則禾稼登婦子樂俯仰有資而人心思善是誠大有裨於國計民生者顧安可不誌其

年月以語來茲

義學田碑記

康熙

庚寅

縣令

劉自唐

縣正堂劉為捐資置義學田租以垂永久以弘作養事照得本縣蒞任以來念切學校仰體

上憲作育人材之至意設立上二三鄉義學捐貲廷師奮興譽髦而諸生肄業恐日久廢弛故置義學田四十畝原主陳訓王章佃戶黃建極坐落捨資黑泥冲每年納租谷三十五

石城內分一十五石二鄉分十石三鄉分十石永作士子燈油之費母使豪強侵占貪墨漁餌除券契發房存案外合行勒石以垂久遠須至勒石者  
修大村溝壩碑記  
水利之興闕乎國賦厥功懋哉祿邑舊設六壩而縣轄大村母子河去城五十里許有溝壩一道始前明永樂年間其工程浩大較他壩最甚壩高二丈濶一十六丈溝長二十里

濶四人沿溝溜槽三十餘道壩外懸崖十多丈石壁阻塞鑿山通引翻迭而出灌溉兩村秋稅田二百餘畝迨明末丁亥戊子兵火連綿人民逃散壩倒溝埋田地荒蕪居民苦之康熙三十五年奉文開懇生員何如文等遵依  
憲文倣舊修築引流灌溉始於康熙三十六年成於四十一年約計所費五百餘金總為國賦攸關不惜重貲者有自來矣余己丑東

來守茲土值奉續修三十年以後志因而登山嶺尋河流竊不禁喟然嘆曰美哉斯壩為天村一帶田畝所倚其利溥其功難若非修葺有人防衙周備未有不旋修旋圯者是所望於樂善不倦之諸君子也因為記  
新修訓導學署碑記 康熙辛卯訓導高朗  
國家學校之制追隆三代而文武並重中外同文又千古以來未有之盛明初以邑宰掌教養之事教諭訓導因事添設無定員我

朝定鼎之初儒學始置一官以訓導專其任舊制舊署即在文明書院之石今署則縣廨廢址也先是前任儒學萬以舊署傾廢請於攝縣事曲靖郡丞蔡以舊縣二堂三間樓房一所修為學署故此改署之巔末所由來也迨添設教諭署借民居前訓萬尋以老致去而西花廳亦旋添修諭宅矣今諭宅係民間罰款所修特並筆之惟訓衙乃

上諭極之四十七年戊子十一月十有二日余奉

命司鐸於茲歷程至祿境見其風之淳俗之美  
長幼尊卑之次井然不紊乃攬轡喟然日祿  
邑古稱名勝洵不誣云及入自石門天塹而  
閤邑之紳士父老載酒郊迎濟濟林林居然  
文物衣冠之盛余益思

聖天子仁風化雨披拂菁莪而宿水金山地鍾人  
傑能不勉勉教思靖共迺職俾多士蔚起聯  
鑣於玉堂金馬也履任後歸宿冷署頽屋三  
楹不蔽風雨寒氊上惻惻久之徐而離席啟

戶散步荒庭視西南一帶環峙千峰河峽東  
來遙通魯泮規模宏敞可堂可構也雖郵舍  
半椽何庸拮据而我弗綢繆於今則後至者  
捋無同余此夕之感懷乎爰集諸紳士耆老  
而酌之僉日美舉羣相鼓舞呈請於前任邑  
宰黃公慨然允從捐金倡助庀材為建大堂  
三楹中門一門廂房四間大門三間更得新  
任邑宰劉公捐俸而力勸之經始於己丑之  
春二月落成於冬十二月而規為次第就是

舉也一磚一瓦一木一石皆余親偕諸友登  
市購買日用毫釐即書於冊凡工役米薪之  
費悉由一己借給是余之斯署一載而安然  
於接踵者將在千秋百世也余復何憾庚寅  
秋會余有師宗之調是以未遑至飾然踵事  
增華固有望於後之秉斯鐸者雖然植桃李  
於公門事由我輩啟當年之棧樸胥祝  
一人又不可不紀其年月以拜颺我  
熙朝作人之盛也是為記

婚禮宜從儉約示

康熙壬辰

巡撫都察院吳為婚娶宜從節儉僭越有  
干嚴例特再申明飭禁以肅儀制以厚風俗  
事照得定例內開兵民娶妻娶媳婦送衣服  
一套被褥一床初定禮成婚禮俱用羊酒不  
許用桌張行插戴等定禮其迎親轎上不許  
用綵結樓亭八品以下至有頂戴人員綢緞  
不得過四疋金銀首飾不得過四件棹子食  
盒不得過六件無職人及兵民紬絹不得過

四疋果盒不得過四件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違者係官革職兵民枷號一月責四十板該管州縣失察者罰俸三個月等語定例昭然難容紊越况滇屬地方僻處山陬田礲土瘠閭閻無擔石之藏四方鮮舟車之至所在居民尤當節用少求庶可仰事俯育無如滇省風俗競尚浮靡罔顧禮法婚姻一事無論貧家富戶務極紛華初定之時必慾財禮銀兩若干猪羊酒席若干紬疋茶食衣物

首飾若干迎親之時必欲綵結樓亭大轎所用紬緞綾羅動至四五十疋至百十疋之多喜酒筵席一二十抬高堆食品二尺是一番婚娶非費七八十金百餘金不可此等煩費越禮僭分甚為無益乃滇省人民積習相沿恬不知怪若不如是女家即勒措刁難不許迎娶以故稍有力之家或可完娶而貧乏難支矣無力之家不能完娶因循歲月標梅見賦矣甚或貧窮之家借貸完娶及後逼索盈

門謀生無策交謫之聲聞於室中矣本都院

恭膺

簡命撫此全滇首在移風易俗培厚民生前經  
訪悉此種陋習業已出示禁約在案但滇省  
幅員遼濶人情苟安憚改迨令婚禮猶尚奢  
侈風俗未就淳樸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  
闔屬官紳士庶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弦易  
輒母事矜誇素封之家務須守禮自愛貧難  
之戶尤宜儉約自持已結婚者及時嫁娶勿

得刁難未結婚者速通媒妁毋許勒索其應  
用羊酒紬疋等項一照定例遵行倘敢不遵  
示禁仍然越禮僭分任意需索財禮銀兩及  
迎娶之時擅綵結高頂大轎并多設喜筵等  
物者該地方官立即嚴拿詳報以憑照例枷  
責治罪如該地方官明知故縱不行查拿詳  
報查出定行一併嚴參決不寬貸本都院為  
風俗民生起見故不憚諄切告戒慎勿視為  
具文抗玩不遵自取罪戾慎之勿忽須至告

示者

新建養濟院記

康熙壬辰

劉自唐

祿邑有孤貧九人季食倉穀八石有奇而各憲欽承

諭旨又於冬月檄地方官施粥普濟此固聖天子加惠窮民

各上憲格外賑卹至意余下車來恪遵舊額悉仍其制但養濟設院各郡皆然獨祿邑久廢無存貧民散佚無所歸聚是誠余有司之

責也爰捐薄俸卜地於縣治之左起蓋平房上下八間大門一間俾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不致有露處之嘆或抑推廣

皇仁仰體

憲恩之萬一也第莫為之創美無由開莫為之承盛何由廣尤望後之同志者再為擴其居增其制是又貧民所厚辛者矣余不敏勉有搦管之為記

三鄉十一壩水利碑記

康熙壬辰

縣正堂劉為勸諭共井和睦均霑水利事  
據三鄉村民李立等訴羣虎抗斷阻撓水利  
又據丁啟建等訴土豪越界挖水各等情互  
控到案據此本縣隨即單車減從親臨踏勘  
看得水源之發亦屬浩浩不竭迨十一壩各  
分其勢則漸以寢微而白邑村更居下流之  
末者也查上滿下流古之常理近水居民均  
霑灌溉宜也獨白邑村地在水尾遠莫能致  
秧母亢旱殊可憫惻李立等之越界挖水情

非不得已丁啟建等之阻撓亦為久旱切切自  
防之故此屢挖屢阻疊控不休均勿怪其然  
也本縣相度水勢細閱案卷平情酌理勸諭  
爾等誼屬同鄉則田可同井嗣後如遇亢旱  
之年先聽老鴉關各壩居民灌溉秧畝外餘  
水讓與白邑撒秧其白邑村間田固不許過  
貪放水而上流各壩亦不得盡泡田畝而坐  
視下流之秧母枯稿而不知救也如此則上  
下均霑水利而葛藤可斷仰遵本縣勸諭至

意不惟和睦鄉里之風行而公庭亦免質對  
守候之苦矣倘再抗遠立拿重究除立案存  
房外堂即出示并諭鄉練傳知在案本縣仍  
恐愚民不遵勸諭彼他鄉練互相容隱復委  
在城鄉耆林蕃城守郎志捷等前往三鄉勸  
諭均水去後據鄉耆林番郎志捷回稱遵票  
即往老鴉關傳齊十一壩放水軍民人等公  
同前往查看有各壩放水軍民趙溯丁啟建  
等凜遵硃牌告示事理出具遵依結狀嗣後

如有時強復起爭端者自認抗斷之罪二比  
允服寫立合同承為定例仍懇俯賞勒石庶  
便遵守等情到縣據此隨查此水屢經控告  
羣爭不休令本縣平情公斷爾百姓既恪遵  
守心服相應准其勒石永久使豪強不得竊  
越遠近均霑利澤併使後之撫茲土者共諒  
本縣公道愛民之至意相傳不朽云爾特示  
重修星宿橋碑記 康熙壬辰 劉有唐  
橋名星宿志經緯也滙三江淪六壩會通往

來利涉東西建自前代匪伊朝夕矣己丑冬  
余恭膺  
簡命來蒞茲土見橋梁傾圯硿石坍塌查修築之  
役甫興於癸未之春旋頹於丁亥之夏萬不  
已於是搭木以供行走此前  
藩司劉躬親詣授暫便目前而登斯橋者  
不無摧折恐懼之憂余惻然者久之因商諸  
紳士謀諸父老矢志修葺日斯橋也忽修  
忽圯欲底安瀾想天意在賢侯乎余云事固

美其於獨力難支何思年金之裘聚腋始成  
爰設法詳請當蒙

上憲仁覆無疆發給帑銀二百兩

提督軍門偏捐貲一百三十八兩騰越  
牧吳鶴慶太守艾保山令金各捐銀  
八兩余不憚勉力捐修用勦盛舉擇庚寅歲  
十月鳩工動眾而庶民踴躍子來遂於壬辰  
四月告竣由是東西往來歡歌載道舉向所  
為恐懼摧折者今喜有坦途嗚呼伊誰力也

余曰民之力民曰余之功余以為不天緯地  
俾輿梁永奠與星宿光昭非  
各憲恩莫由致也余於功何有是為記

新修賽寶壩碑記

康熙壬長

武光緒

民生之計莫重勤農稼穡之資尤先水利田  
之需水猶民之需粟也祿邑地在衝郵山多  
田少附廓之區土高澤卑若東麓以及南郊  
率皆待雨而耜者我邑侯劉公下車之二載  
見西疇綠滿東阜尚赤不禁惻然於懷乃尋

城北飛虹橋上河六七里許至黑龍潭壩則  
北附郭引流灌溉舊址 公徘徊審處輒怡然  
喜曰此壩高河丈餘不幾且潤東南之隴乎  
立召戶民宋士廉等指授規畫貸以穀錢率  
有田家合力修築增石壩至二丈餘開溝十  
有里許自庚寅冬迄辛卯春凡三月而東南  
千畝可播矣僉曰我侯之惠嚮者望雨如珠  
玉今則千倉萬箱皆由始矣因擬其名曰賽  
寶請壽諸石夫民非無利必待上之人有以

開之昔邵父疏河時稱除苦毛公濬漕人頌  
其德西門鄴令發民鑿十二渠成民以攸賴  
是皆千萬世所瞻名載簡青功同禹績公  
殊政良法概不止此要莫非心乎民之心事  
乎民之事日取民之身家飲食而悉壽之  
公誠不愧為民之父母歟敢約其概而為之  
序其勤勞趨事者皆刻名於石以為後人勸

縣志卷之叁終